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6 July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0年7月2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常驻代表的信

谨随函附上在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就题为“不扩散”的议程项目举行的视频会议，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奥洛夫·斯科格和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克·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以执行第2231(2015)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协调人身份所作通报的副本；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及比利时、中国、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尔、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南非、突尼斯和越南代表所作发言的副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也作了发言。

根据2020年5月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常驻代表的信(S/2020/372)中所述、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商定的程序，这些通报和发言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主席
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签名)

** 由于技术原因于2021年7月27日重发

20-09023 (C) 220720 100820



请回收



附件一

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的发言

首先, 请允许我欢迎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先生阁下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先生阁下出席今天的会议。我还要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出席会议。

第2231(2015)号决议核可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是一项重大的多边外交和对话成就。它对全球核不扩散架构以及区域和国际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因此, 令人遗憾的是, 这项协议的前景陷入疑问。美国于2018年5月退出了该协议。在此之前,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11份报告中核实, 伊朗遵守了《计划》所载的核承诺。

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 我们对美国退出《计划》感到遗憾。美国重新实施根据该计划解除的国家制裁, 以及决定不延长对伊朗石油贸易及《全面行动计划》其余所有派生项目的豁免, 违背了《全面行动计划》各项目标。这些行动阻碍了伊朗和其他会员国全面执行该计划和决议的能力。

3月12日,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给秘书长的信中写道, 美国的制裁制约了伊朗应对冠状病毒疾病大流行。秘书长已呼吁对可能削弱一国应对疫情能力的制裁予以豁免。此外, 他表达了以下关切, 即寻求规避风险的私营部门行为体的立场可能继续阻碍合法的人道主义援助往来交易, 特别是在银行业务需求方面。

我们也对伊朗自2019年7月以来针对美国退出《全面行动计划》所采取的步骤感到遗憾。由于在原子能机构监督下采取的这些步骤, 伊朗超过了《全面行动计划》为其规定的铀浓缩水平及其重水和低浓缩铀库存限量。伊朗还取消了《全面行动计划》对其核研发活动的限制。

今天, 我们再次呼吁伊朗恢复全面执行《计划》。我们还敦促伊朗处理其他国家就其不符合该决议《附件二》中限制性措施的行动提出的关切。我们鼓励《全面行动计划》参与方在《计划》的争端解决机制内解决所有分歧。我们还敦促所有会员国避免可能对《全面行动计划》和区域稳定产生进一步消极影响的挑衅言论和行动。

全面执行《计划》是确保伊朗人民获得切实经济利益的关键所在。我们对“贸易往来支持工具”方面的积极发展感到鼓舞, 该工具已开始处理其首批交易。

我现在谈一谈秘书长关于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九次报告(S/2020/531)。在安全理事会的指导下, 该报告的重点是该决议《附件二》。报告还按照主席说明S/2016/44第7段的要求, 向安理会成员提供了调查结果和建议。

第一, 关于涉核条款, 我们强调, 采购渠道是至关重要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机制。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和私营部门支持并利用采购渠道。此外,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美国于5月27日决定终止与阿拉克反应堆现代化有关的制裁豁免。《附件二》第2段中规定的豁免是专门为该计划下伊朗核活动所需的物项、材料、设备、货物和技术转让而设计的。

第二, 关于弹道导弹相关条款, 法国、德国、伊朗、以色列、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和美国提供了关于伊朗在今年2月和4月发射“神鸟”和“使者”空间

运载火箭的信息。所提供的信息表明, 这些会员国对发射是否符合附件b第3段有不同看法。第3段呼吁伊朗不进行任何涉及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的活动, 包括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

第三, 关于武器相关限制措施, 秘书处分析了美国缴获的两批武器和相关物资, 并继续评估2019年袭击沙特阿拉伯时使用的巡航导弹和三角翼无人驾驶飞行器。关于2019年11月和2020年2月美国缴获的武器和相关物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告知秘书处: “据称缴获的反坦克导弹和热成像瞄准镜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制造的产品不符。” 伊朗还告知我们, 声称出口到伊朗、后来在亚丁缴获的类似光学瞄准镜仍为各种军事单位所使用。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 反坦克导弹的箱式发射装置来自伊朗, 生产日期在2016年以后。我们确定光学瞄准镜是2016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交付给伊朗的, 并观察到热成像瞄准镜的设计特征与伊朗一家商业实体生产的类似。我们还发现, 与反舰导弹、不明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相关的部件带有波斯语标记。在2016年1月16日之后从伊朗转让此类物资可能不符合第2231 (2015) 号决议。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在去年袭击沙特阿拉伯事件中使用的巡航导弹和三角翼无人机。2019年12月, 我们曾表示 (见S/PV.8695), 我们尚未能够独立证实这些武器及其零部件原产于伊朗, 或者以某种不符合第2231 (2015)号决议的方式从伊朗转手。此后, 我们在对袭击中使用的巡航导弹和三角翼无人机的检查中取得了更多进展。我们得以确认, 这些三角翼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一些零部件 (前者的点火线圈和后者的燃料供给系统的压力传感器) 分别于2016年和2018年出口给伊朗。在我们的分析中, 我们注意到伊朗的反馈“相关压力传导器不是有待伊朗政府监测的两用物品”。

我们还查明, 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喷气发动机和其它零部件显示出与已知伊朗产型号的类似, 或者与据报2016年在阿富汗境内回收的一架伊朗无人机的零部件 (陀螺仪和发动机) 类似。此外, 从袭击中回收的巡航导弹部分与美国2019年11月截获的部分构成同一导弹系统的一部分, 极有可能由同一实体生产。最后, 美国缴获的两批物品中的一些 (一台数字空中数据计算机和V10型陀螺仪) 与2019年袭击沙特阿拉伯事件中使用的巡航导弹和三角翼无人机碎片中发现的物品相同或者类似。根据这些技术发现, 同时也考虑伊朗提供的信息, 秘书处评估认为, 在袭击沙特阿拉伯事件中使用的受检巡航导弹和三角翼无人机和 (或) 其部件原产地为伊朗。

最后, 秘书处还收到来自澳大利亚、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有关指称伊朗转让武器和相关材料的信息。我们正在分析这些问题, 适当时候秘书长将酌情向安理会报告。

尽管《全面行动计划》当前面临各种挑战, 它仍是确保伊朗核计划纯属和平性质的最佳方式。充分执行该计划和忠实履行第2231 (2015)号决议对于地区稳定也举足轻重。

最后, 请允许我感谢马克·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大使作第2231 (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协调人发挥领导作用, 并再次向他保证秘书处的全力支持。我还愿感谢联合委员会采购工作组的继续合作。

附件二

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奥洛夫·斯科格的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担任《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下设联合委员会协调人的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博雷利·丰特列斯向安全理事会发言，因此，我今天的发言将侧重于联合委员会。

我还愿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担任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协调人的比利时的马克·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大使过去数月的出色协作。此外，我还愿真诚感谢秘书处各位同事的工作，包括在采购渠道和编写秘书长关于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最新报告（S/2020/531）方面的工作。

核扩散仍是一种全球性威胁，其后果可能遍及世界各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有责任联合处理这些挑战，为世界和平和子孙后代造福。就在上周，国际社会庆祝了《联合国宪章》签署的周年纪念。75年前的彼时，核武器造成的灾难性破坏仍历历在目。有鉴于此并为牢记历史，我们必须把《全面行动计划》视为帮助减少地区和全球安全威胁的全球不扩散架构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全面行动计划》消除了地区安全等式中一个装备有核武器的伊朗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它以一种可核查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因为协议根据伊朗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空前规模的准入与监测。由于《附加议定书》，原子能机构可进入伊朗已申报和未申报的地点以及原子能机构已安装24/7线上监测系统的关键设施。根据原子能机构的年度保障执行情况报告，与《全面行动计划》前的时期相比，对伊朗的定期检查增加了一倍。此外，2016年以来，伊朗一直准许《附加议定书》规定的最高人次的补充性准入。

必须牢记的是，伊朗履行《附加议定书》是其《全面行动计划》承诺的一部分。因此，失去《全面行动计划》还将意味着失去《附加议定书》和赋予原子能机构的准入权，并且相应地失去附加透明度。

不幸的是，尽管《全面行动计划》取得所有这些成果，它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作为联合委员会的协调人，我们不遗余力地努力与所有剩余参与方和其它伙伴接触，在《全面行动计划》的框架内找到解决办法，处理目前的各种困难，包括移交联合委员会解决的各种事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上一致努力维护这项协议，因为第2231（2015）号决议获得通过表明，它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我还愿再次向原子能机构表示我们深切的谢意，该机构在监测及核查伊朗整个核计划、包括伊朗对《全面行动计划》所做承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完全支持原子能机构开展的公正的技术工作，支持努力为原子能机构履行其授权任务提供便利。我承认，三年半来，包括美国退出《全面行动计划》并且再次施加单边制裁后的14个月中，伊朗继续充分遵守了各项核规定，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以及《全面行动计划》的其它剩余参与方继续对美国的上述行动深表遗憾。

但是，令人深感担忧的是，伊朗减少了根据《全面行动计划》做出的核承诺。我们仍尤其关切伊朗继续累积超出《全面行动计划》规定储存在浓缩程度临界值的低浓铀，继续扩大使用先进离心机的研发，以及在福尔多的浓

缩活动。这些活动不符合《全面行动计划》中的核规定。我们敦促伊朗逆转这些活动，毫不拖延地回到充分履行其承诺的道路上来。

在联合委员会2月26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全面行动计划》的剩余参与方确认，它们决心尽一切努力维护该协议。各方的充分和有效执行至关重要。过去数月，这些努力一直在持续，我们仍决心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全面行动计划》，这是安全理事会在第2231（2015）号决议中认可的一项重要的重要的多边成果。

我谨忆述，《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一项核不扩散协议。协议对伊朗获取铀和高浓缩铀设定了严格的限制，并设立了一个全面的监测和核查机制，因此，伊朗履行核承诺是该协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全面解除制裁，促进和推动与伊朗经贸关系正常化。

就欧洲联盟而言，我们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实施之日即根据该计划规定的义务解除了制裁。今天，欧盟依然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维护该协议，包括实现与伊朗经贸关系正常化的目标。本着这一精神，我们为“贸易往来支持工具”的建立和启用提供了广泛的技术支持。

我要谈一谈安理会可能迅速恢复制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最近有一些传闻。如高级代表已指出的那样，2018年5月，美国宣布，它将停止参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一份总统备忘录确认了这一宣布。此后，美国一直未参加该协议框架内的任何会议或活动。

我现在要谈谈根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附件四建立的采购渠道。采购渠道仍然是一个独特的防扩散、提高透明度和建立信任工具。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制，旨在防止滥用核物品或两用物品，并确保此类物品的出口符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我们注意到美国退出该计划和重新实施制裁所带来的挑战。然而，采购渠道依然是安全理事会的机制，关于转让提案的决定得到了安理会所有15个成员的核可。联合委员会就采购问题工作组所作决定的状况和所有执行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第九次报告于6月5日呈交协调人，随后作为文件S/2020/508分发。在该报告中，余下的参与方表示，它们承诺继续以公正和独立的方式审查转让提案。

在此情况下，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该渠道继续接收提案。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继续支持根据第2231(2015)号决议保留该渠道。

我们还深感遗憾的是，美国决定终止对包括阿拉克现代化项目在內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在伊朗的主要核项目的三项豁免。第2231(2015)号决议核可的这些项目符合各方的不扩散利益，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伊朗核活动完全和平与安全的保证。

如我所说的那样，今天我在发言中着重谈及的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然而，我非常关注核领域以外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越来越令人担忧。

最后，我谨指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将在两周后迎来其签署五周年。该协议仍然是多边外交的一项伟大成就。各方必须全面执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它依然是向国际社会提供有关伊朗核计划的必要保证的唯一工具。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维护该协议。我们不应允许它脱轨或弱化，也不应允许

它变得不可挽救。我们也不应假设, 国际社会今后还会有机会以这种全面的方式处理伊朗的核计划。

附件三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克·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以执行第2231(2015)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协调人身份所作发言

我以安全理事会第2231 (2015) 号决议执行工作协调人的身份发言。

自2019年1月被任命为任期两年的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工作协调人以来,我一直荣幸地为安理会服务,履行这一职责。在执行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我得到了秘书处的坚定支持,我感谢他们的投入。

根据主席说明S/2016/44第3段:

“协调员将每六个月就这项工作以及该决议执行情况向安理会其他成员进行一次通报,同时秘书长将提出报告”。

协调人的报告旨在真实客观地记录有关情况,与秘书长和联合委员会的报告一道,供安全理事会了解安理会2231形式开展的活动时参阅。这是一份根据无异议程序商定的案文,体现的是安理会的看法与认可;在提交安全理事会主席时,它是一份体现安理会共识的报告。

遗憾的是,我必须告知各位成员,协调人的第九次报告(见S/2020/508)没有得到安理会所有成员的认可。为了达成共识,与有关成员进行了详尽的非正式磋商,但未能如愿。我谨借此机会感谢各位成员的书面意见、积极贡献和灵活态度。

我现在没有报告,只能向各位成员介绍在2019年12月17日至2020年6月23日这六个月的报告期内发生的2231形式活动的一些主要内容。

第一,安全理事会在2231形式下通过闭路视频会议系统举行了两次非正式会议:一次是在2020年5月13日,讨论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020年4月22日发射空间卫星一事;一次是在秘书长关于第2231(2015)号决议的第九次报告(S/2020/531)公开发布之前,也就是2020年6月22日,讨论了该报告中所载的结论和建议。

第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过去六个月中发布了两份定期季度报告:3月发布了一份(S/2020/307, 附文),6月又发布了一份(S/2020/548, 附文);这两份报告也已分发给各位2231代表,供其参考。

第三,我谨感谢在这六个月期间向安全理事会主席、秘书长和/或我本人发来正式信函的会员国,这些信函已在2231形式内分发。共分发了九个会员国的21封信。这些信函反映了各方对执行第2231(2015)号决议时涉及的主要问题的讨论情况。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无法以书面形式概述这些对我们的辩论至关重要的意见。

最后,我注意到,在过去六个月里,有四项提案通过采购渠道提交安全理事会批准。

最后,我只想同负责执行第2231(2015)号决议的其他机构、秘书长、联合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一道,对目前情况恶化深表遗憾,这会影响对第2231(2015)号决议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遵守。因此,在我的通报末尾,我谨重申第2231 (2015)号决议第2段,其中吁请所有

“会员国、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采取适当行动支持执行《全面行动计划》，包括.....不采取不利于履行根据《全面行动计划》作出的承诺的行动”。

附件四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用英语说的几句话。我对此表示赞赏。

很高兴见到秘书长。我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今天上午所作评论。我想说的是,她对伊朗境内的人道主义援助发表了一些评论。鉴于伊朗境内的冠状病毒病问题,美国一直试图为这一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实际上,我们向伊朗人提供了我们自己的美国援助,但遭到了伊朗人的拒绝。因此,我想,说我们的制裁以某种方式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伊朗,那是误解了实地的情况。

由于美国上届政府谈判达成的核协议存在漏洞,对世界上最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政权实施的武器禁运定于10月18日到期,该期限距离现在只有四个月——四个月。安理会有个选择:要么如联合国创始者所希望的那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要么让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到期不再延长,从而违背我们大家曾经承诺维护的联合国使命及其最美好理想。

如果安理会不采取行动,那么伊朗就可以自由地购买能够打击半径长达3000公里范围内目标的俄制战斗机,从而使利雅得、新德里、罗马和华沙等城市成为伊朗可以瞄准的目标。伊朗将可以自由地升级和扩大其潜艇舰队,以进一步威胁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国际航运和航行自由。伊朗将可以自由地为其在中东各地的傀儡和同伙,包括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购买先进新技术。

伊朗将举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中东的经济稳定,从而危及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依赖稳定能源价格的国家。

伊朗将可以自由地成为一个流氓武器交易商,向从委内瑞拉和叙利亚到阿富汗偏远地区供应武器,为当地冲突火上浇油。去年11月,鲁哈尼总统自己曾经说:“当明年解除……禁运时,我们就可以容易地买卖武器。”我们应该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伊朗不像澳大利亚或印度那样是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国家。我们已经知道,德黑兰如果有能力购买更多武器,将会做些什么事情。

让我们仅考虑一下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秘书长关于第2231(2015)号决议的报告(S/2020/531)。该报告确认,2019年9月用于袭击沙特阿拉伯的武器来自伊朗。该报告还确认,2019年11月和2020年2月在也门沿海截获的武器也来自伊朗。

甚至在武器禁运到期之前,伊朗就已经在违反武器禁运。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伊朗的活动得到安理会的认可、批准,如果限制被解除,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不需要秘书长的报告就可以看到伊朗政权正在做的其他事情。1月份,伊朗用它自己的先进导弹对驻伊拉克的联军发起了攻击。

甚至就在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开会的时候,伊朗还在为像真主党旅这样的什叶派民兵团体提供物资——自去年秋季以来,这些团体已经对开展打击达伊沙的持续重要行动的美国和联军发动了数十次火箭弹袭击。在阿曼湾,伊朗对商业船只发动水雷袭击。去年5月和6月,它就干过这种事情。

几乎所有国家都拥有武器。成熟的国家把武器用于防御目的,用于促进稳定,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却不是这样。切莫认为这只是我或美国的看法;请听该地区各国的意见。从以色列到海湾地区,最易受到伊朗攻击的中东各国正在以一个声音说话:请延长武器禁运。安理会有责任听取这些国家的意见。

美国的主要希望是与安理会合作，延长对伊武器禁运，以保护人命，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保护安理会成员的安全。13年来，我们一直以各种形式对德黑兰实行武器限制，此举理由充分，效果显著。早在2007年，我们一致通过第1747(2007)号决议，其中除其他行动外，禁止从伊朗转让武器。当时，联合王国驻安理会代表曾经说，“伊朗所走的扩散道路不是一条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道路。”(S/PV.5647, 第6页)

我欢迎联合王国、法国和德国最近声明确认解除禁运将会对地区安全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我还欢迎美国国会将近400名成员的支持。请那些没有跟踪此事的人注意，美国国会只有435名成员。这将近400名成员支持我为延长这一武器禁运而开展的外交活动。我们关心的是国家安全，而不是党派政治。

我们从伊朗在执行《全面行动计划》时采取的行动中看到，在我们解除制裁或削弱问责制之后，伊朗政权不会变得温和。事实上，它只会变得与此相反。伊朗虽然仍在声称继续遵守该协议，但它自己已经承认，而且正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所确认的那样，它没有显示任何迹象来表明其破坏稳定的核升级有所减缓。

伊朗还在积累危险的知识。例如，去年年底，伊朗宣布，伊朗科学家正在研制一种新型离心机——IR-9型离心机，这种离心机将使德黑兰能够以比《全面行动计划》允许的IR-1型离心机快高达50倍的速度进行铀浓缩。伊朗甚至在进行有可能在研制核武器方面取得突破的研究时，也一直拒绝向原子能机构提供伊朗有义务提供的前往有关地点进行视察的准入。鉴于伊朗这一无可争议的行事模式，安理会不能只是希望伊朗秉诚行事。安理会必须追究伊朗的责任。我们大家有机会这样做。

最后，我想说的是，发出这一呼吁是为了实现我们更大的目标。《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指出，联合国的宗旨是“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请考虑我今天详述的确凿证据。这只是现有证据的一部分。如果伊朗不是需要采取集体措施加以应对的和平威胁，我不知道什么才是。

安理会必须反对讹诈外交。鲁哈尼总统最近宣称：“如果延长对德黑兰的武器禁运，伊朗将给予毁灭性的回应。”鉴于伊朗政权诉诸恐怖主义和暴力的历史，或许我们应该严肃对待这一威胁。伊朗外交部长今天将会发言。我希望他能告诉我们，他打算粉碎谁，如何粉碎他们。

延长禁运将对德黑兰施加更大压力，使其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正常国家。世界需要这样的景象。长期受苦的伊朗人民需要这样的景象。

七十五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联合国的创始者齐聚一堂，确保世界再也不必面临这种恐怖。我们不要仅仅因为前方道路似乎困难重重，就回避面前的挑战。我们要坚持本机构的使命，应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让我们以安全理事会的名义采取真正的行动，延长武器禁运。

附件五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克·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的发言

我现在以本国代表名义发言。

正如迪卡洛女士刚才指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是有效的多边主义的一项重要成就。这是基于对话和外交施压的12年密集活动的成果。

比利时正与欧洲伙伴一道,坚定地捍卫它。《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我们确保伊朗核计划纯属和平性质的最佳保证。然而,为了取得成功,有关各方都需要充分执行其规定,并保持合作精神。

比利时同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大多数成员一样,对美国退出该计划感到遗憾。我国还对美国重新实施单方面制裁并带来副作用,以及最近决定不延长核豁免感到遗憾。这些制裁不仅阻止伊朗,还阻止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履行其根据第2231(2015)号决议所作的承诺,该决议得到安理会所有成员的批准和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

比利时与其他欧洲国家一道,自2019年起坚持采用“贸易往来支持工具”,以维护构成该计划一部分的经济利益。

比利时感到遗憾的是,伊朗越来越不遵守根据该计划所作的承诺。我们像欧洲各伙伴一样,反对任何“你减我也减”的做法。我们呼吁伊朗尽快恢复全面遵守《全面行动计划》,以防止不可挽回的损害。我们支持法国、德国和联合王国努力在该计划下的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内解决余留问题。

比利时继续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专业、客观、独立和公正的工作。我国赞扬该机构尽管面临挑战,包括冠状病毒病危机带来的挑战,仍努力维持在伊朗的监测与核查活动。

比利时对伊朗持续的弹道活动感到关切,呼吁伊朗遵守第2231(2015)号决议的所有规定,包括附件B所列的规定。

正如我们刚才听到,比利时也对秘书长报告(S/2020/531)中提出的评估感到担忧,其中指出,首先,在也门领海所缴获常规武器的转让活动源于伊朗,其次,去年袭击沙特阿拉伯时使用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部分部件也来自伊朗。这些活动加剧了不信任,只会推动恶化该区域的紧张局势。

显然,今天讨论的问题不能脱离当前活跃的区域动态来解决。我们要想该区域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广泛的区域背景上。该区域急需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建立信任措施,必须真诚地努力解决其旷日持久的冲突。这些区域关切必须通过积极的对话和与该区域所有行为体的谈判来解决。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相关决议也必须得到遵守。

比利时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保持克制。破坏《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无法让我们更好地讨论区域问题,也不会为我们提供解决扩散风险的办法。因此,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优先事项应该是维护《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使其发挥作用。

附件六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的发言

我感谢迪卡洛副秘书长、佩克斯汀大使和斯科格大使所作通报。欢迎古特雷斯秘书长和扎里夫外长与会。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重要多边协议，业经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2015）号决议核可，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得到切实有效执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日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全面阐述中方在伊核问题上立场（S/2020/517,附件）。维护全面协议有助于维护多边主义，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

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恢复对伊朗单边制裁，这是造成当前伊核危机的根源。正如秘书长最新报告（S/2020/531）指出，美方采取的单边行动与全面协议和第2231（2015）号决议目标相悖。日前，美国又取消全面协议框架下核领域项目的制裁豁免，公开推动安理会延长对伊武器禁运，再次破坏各方维护全面协议的努力。我们敦促美方放弃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回归遵守全面协议和安理会第2231（2015）号决议的正确轨道。

中方反对美国在安理会推动延长对伊武器禁运。安理会第2231（2015）号决议的所有规定，包括武器禁运有关安排应得到认真执行。作为全面协议退约者，美国已经丧失协议参与方资格，无权要求安理会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

伊核形势正处于关键阶段。完整、有效执行全面协议是解决伊核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伊朗减少履行协议是美极限施压的结果。有关各方应保持克制，在联合委员会框架下通过磋商化解分歧，避免局势复杂化。中方不认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就对伊保障监督问题通过决议，呼吁各方重视伊方决心与机构继续合作的态度，早日找到解决方案。

伊核问题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紧密相联，维护全面协议符合包括地区国家在内的各方共同利益。地区国家应通过对话、谈判等方式妥善解决彼此间矛盾，域外国家应努力为地区恢复和平安宁注入正能量，共同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地区热点问题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赞赏秘书长在报告中强调应维护全面协议，呼吁各方避免采取挑衅言行，欢迎对伊“贸易结算机制”取得进展，鼓励各方支持和用好采购渠道，支持各方继续同伊开展经贸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

中方赞同其他一些国家看法，秘书长报告应基于事实依据，客观、平衡、全面反映决议执行情况。第2231号决议执行机制不是制裁机制，秘书处应严格按照授权和职能行事。此次报告未能充分照顾和反映伊方合理关切，仅凭个别国家单方面信息就武器来源等问题作出结论。中方对此深感遗憾，希望秘书处重视上述关切。

中方注意到，有关国家对伊射导射星问题表达关切。伊方多次阐明其导弹计划的常规、自卫性质。中方希望各方准确解读安理会决议，避免影响执行全面协议大局。

自全面协议达成以来，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安理会决议的权威性，维护全面协议的有效性。中国将同有关各方及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作出不懈努力。安理会应切实承担历史责任，站在国际法的一

边, 站在多边主义的一边, 站在和平与对话的一边, 避免伊核问题再次回到“施压与对抗”的老路。

附件七

爱沙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斯文·于尔根松的发言

我感谢今天上午所有通报人的发言,感谢他们在履行各自职能时所做的辛勤工作。我也要感谢秘书长和秘书处团队始终保持专业精神,提供了一份经过充分研究的全面报告(S/2020/531)。

首先,我要表示爱沙尼亚支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全球核不扩散架构的一个关键要素,对区域和更广泛的国际安全至关重要。由于该计划目前是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的唯一保证,我们不希望看到它崩溃。

然而,伊朗在2019年5月宣布减少其在该计划下的核相关承诺,随后采取的步骤也极为令人关切和担忧,因为它们表明存在核扩散的严重威胁。尽管我们赞扬伊朗继续根据《全面行动计划》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合作,但我们关切地注意到,伊朗最近不配合原子能机构根据《保障监督协定》开展调查。由于与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对于提供不存在未申报核材料和活动的必要保证至关重要,爱沙尼亚支持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最近一次会议通过的决议。

爱沙尼亚欢迎我们的欧洲伙伴努力在其框架内处理和可行地解决不遵守《全面行动计划》的问题,并注意到法国、德国和联合王国今年1月启动了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希望《全面行动计划》的其他参与者将建设性、实质性地参与这一进程。

维护和全面执行《全面行动计划》还包括遵守第2231(2015)号决议的所有规定,包括该决议附件B规定的限制性措施。秘书长的报告概述了伊朗继续不遵守有关其弹道导弹相关活动和向中东其他行为体转让各种武器的多项规定。因此,该报告引起了严重关切。

秘书长的报告详细审查了美国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2月缴获的武器,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武器来自伊朗,可能是以不符合第2231(2015)号决议的方式转让的。此外,有些武器与袭击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及其国际机场时使用的武器相似或相同。

我们还关切地注意到报告中两次提到关于伊朗发射空间运载火箭的信息。伊朗开展这种活动,无法让人信服它没有在开发能够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技术。

此类武器扩散活动对该地区具有严重破坏稳定的影响,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升级。这些活动十分令人关切,无助于根据第2231(2015)号决议规定让常规武器限制于今年10月到期的计划。

最后,爱沙尼亚呼吁各方继续致力于全面有效执行《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作为国际社会成员,我们有共同责任共同努力维护这项核协议,并通过建设性对话有诚意地达成外交解决。我们完全支持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附件八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古拉·德里维埃的发言

[原件:英文和法文]

我谨感谢秘书长、美国国务卿和伊朗外交部长与会。我也感谢各位通报人的发言。

我们的优先事项仍然是确保伊朗不获取核武器。这是一个扩散问题，因此这也是一个和平与安全问题，影响和关系到我们所有人。正因为如此，法国、德国和联合王国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伊朗核计划危机。由于国际社会的坚持不懈、从2006年起向法国、德国和联合王国——欧洲三国——采取的路线靠拢以及与伊朗的积极对话，我们得以在2015年找到办法摆脱危机。

安全理事会不仅通过第2231（2015）号决议核准了关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的《维也纳协议》，它还验证了一种方法，即务实和有严格要求的多边主义的方法的有效性，五个常任理事国随后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和堪称典范地执行了这一方法。

我们都在认真应对当前的挑战。令我们深感遗憾和关切的是，自美国退出这项核协议以来，签署国的行动路线已经出现分化。自那时以来，令人担忧的是，伊朗采取了违背其在该协议下所作承诺的措施。这些措施具有严重的扩散后果，这就是欧洲三国于今年1月启动《全面行动计划》争端解决机制的原因所在：要解决这一严重问题，但要在该协议框架内解决。

法国、德国和联合王国充分履行了它们的承诺。我们仍然致力于维护该协议，致力于继续讨论，使伊朗重新全面遵守其在《全面行动计划》下的承诺。这需要伊朗和各方的建设性参与。

我们刚刚听到非常令人担忧的确认，证实伊朗违反了第2231(2015)号决议关于武器转让的条款。我们支持秘书长的结论意见，它们符合我们的评估。请允许我明确指出：我们谴责这些破坏稳定活动，它们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

正如6月19日欧洲三国柏林部长级宣言所证明的那样，法国与德国和联合王国一道，理解并赞同对第2231（2015）号决议规定的常规武器禁运即将到期的影响的关切。我们表示，我们愿意探索建设性方案以解决我们的共同关切，包括在安全理事会之外。我们打算与安理会所有成员，特别是《全面行动计划》其余参与方以及其他关键行为体密切协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将继续遵循以下目标：尊重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公允性和致力于区域稳定与安全。不过，我们不会支持导致恢复制裁的单方面提议。这些提议只会加深安全理事会内外分歧，不可能改善实地的核不扩散状况。

正如法国、德国和联合王国外交部长6月19日在柏林指出的那样：“我们坚信，任何触发快速恢复联合国制裁的单方面企图都会给安全理事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我们不会支持此类决定，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目前维护《全面行动计划》的努力。”

安理会所有成员都有共同的根本安全利益。它们让我们团结在共同的目标和责任周围。这是安理会存在的理由，也是驱动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因此，我愿意相信，我们中没有人会冒险倒退，加剧中东紧张事态。《全面行动计

划》是妥协的成果,当然可以被视为一项可以改进的文书。但是,迄今为止,除此之外没有其它认真的替代方案可以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计划》的消失既不会改善地区局势,也不会改善我们人民的安全。

我们当然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必须认清情况、避免幼稚,以务实和清醒的态度共同制定一项关于伊朗问题各个方面的全面战略。这才是我们希望优先实现的长期目标,同时还要维护基于法律的国际秩序,我们是这一秩序的保障者。

附件九

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的发言

我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朋友何塞在发言中提醒我们，从明天起，德国将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与此同时，德国将开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二者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它们是我们二战后政策的基石。这两个组织的基础是法治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我们来说，《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是我们政策的关键。

我今天所说的法治关系到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我将借伊朗外交部长与会的机会谈一谈法治和伊朗问题。不幸的是，伊朗违反了我们在联合国这里讨论的基础——《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伊朗的人权状况令人震惊。人权活动家受到迫害。存在政治犯。该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并且使用侵略性外交政策搞乱该地区。伊朗不仅不承认以色列，还展示写有“以色列去死”字样的导弹。这一切都非常骇人听闻。

关于法治，我要谈谈第2231(2015)号决议：该决议是法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决议之一。我谨感谢秘书长及其团队进行了彻底调查，发现了违反和不符合第2231(2015)号决议的事态发展。

针对我的中国同事的发言，我们认为，秘书处绝对有授权开展这项工作。秘书长的任务是消除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这一点。关于对第2231(2015)号决议的立场，我们赞同联合王国和法国作为欧洲三国成员的发言。由于中国也是签署国，我也赞同我的中国同事刚才有关快速恢复机制的意见。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继续和全面执行第2231(2015)号决议和一些媒体称之为外交杰作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使我们得以让伊朗放弃获取核弹的行动。

非常不幸的是，美国离开了《全面行动计划》。它这样做实际上违反了国际法，因为《全面行动计划》载于具有约束力的第2231(2015)号决议。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20/531)中也提到的那样，我们现在非常关切地看到伊朗退出《全面行动计划》。为了说明这一点，想象一下有人闯红灯；这不能成为另一个司机也闯红灯的理由。

伊朗应该与《全面行动计划》的其余签署国进行建设性接触。由于伊朗的这些步骤偏离了协议，法、德和联合王国(E3)援引了争端解决机制，这是《全面行动计划》框架内的一项措施。就在我们继续坚持我们E3作出的承诺，甚至在提高《贸易往来支持工具》机制方面超越我们承诺的同时，我们担心美国不仅要退出《全面行动计划》，还要终止对《全面行动计划》关键项目的豁免。E3仍然致力于这些项目，包括阿拉克现代化项目。

我们对秘书长报告中提到伊朗的导弹活动感到关切。它们不符合第2231(2015)号决议。我们E3已经向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通报了这些关切。

关于常规武器禁运，我们也对这些限制措施到期的影响感到关切。另一方面，我们要回顾，对《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所列物项的制裁将继续有效，根据安全理事会其他决议，伊朗向非国家行为体转让武器仍将受到禁止。

当我们考虑如何最好地解决武器禁运到期问题时，我们可以借鉴这些规定。我们准备与《全面行动计划》成员和安理会接触，以确定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

我们刚刚庆祝了《联合国宪章》75周年。这是我们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多边主义关乎承诺和可靠性。我谨呼吁所有人回归第2231(2015)号决议和《全面行动计划》并执行它。

附件十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迪安·特里安西亚·查尼的发言

我们感谢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奥洛夫·斯科库格大使和马克·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大使的通报。我们还要感谢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大使及其团队在促成2231模式方面的干练领导。

我们还要欢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阁下、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阁下和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阁下参加会议。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再怎么强调向各方全面有效执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提供支持的重要性也不为过。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谨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维护《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至关重要。所有各方必须继续承诺并本着诚意充分有效地履行《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规定的义务。在这方面，我们对美国决定退出《全面行动计划》并重新实施制裁深感关切。必须努力为《全面行动计划》的实施创造有利环境。在评估执行情况时，应以公正的方式考虑所有因素。

我们还关切地注意到，伊朗宣布将缩减其在《全面行动计划》下的行动承诺。我们呼吁所有各方通过建设性对话和该协议下的适当争端解决机制，迅速解决这些问题，以便让伊朗恢复其承诺。

我们承认并支持我们的欧洲伙伴为促进与伊朗的所有合法贸易所作的努力。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全面行动计划》也应该给伊朗及其人民带来具体的经济利益。

第二，必须维持稳定。各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在得出结论或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需要格外小心，因为仓促的决定可能会适得其反。任何新举措都必须增加价值并支持第2231(2015)号决议。

我们需要集中注意力。目标必须是成功执行第2231(2015)号决议。与《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应该分开处理。本着这一精神，印度尼西亚强调本着多边主义精神维护法治和《联合国宪章》。我们也不应忘记建立信任和继续对话以找到友好解决办法的重要性。这就是外交工作的意义所在。

第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很重要。我们欢迎伊朗继续同原子能机构合作，根据《联合行动计划》保障其核计划。我们谨对该机构所做的专业工作表示赞赏。我们支持原子能机构以公正和客观的方式履行其任务，核查和监测伊朗根据《联合行动计划》履行其核相关承诺的情况。

第四，必须建成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我们必须坚持重点，不要被其他阻碍全球核裁军议程取得进展的言论转移视线。

印度尼西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以不结盟运动裁军工作组协调员的身份，都是非常明确的。此外，印度尼西亚是该领域主要条约的缔约国，包括《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我们也是《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热情倡导者，并敦促该条约早日生效和普遍化。

印度尼西亚认为，《全面行动计划》仍然是全球不扩散架构的一个基本要素。不仅是签署国，而且也包括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义务充分支持《

全面行动计划》。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支持其可持续性和原始目标。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国代表团谨对协调人的报告不能得到安理会所有成员的同意这一事实表示关切。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保持沟通和密切合作,使我们能够适当履行我们的任务。我们感谢该方式的协调人在这一进程中所作的努力,并随时准备与安理会所有成员合作,就前进的道路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重申,印度尼西亚支持全面有效地执行《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

附件十一

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阿巴里的发言

[原件: 英文和法文]

首先, 请允许我欢迎召开本次通报会, 审议秘书长关于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九次报告。他今天出席会议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我要感谢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以协调人身份与会的比利时常驻代表马克·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大使和以安全理事会联合委员会协调员身份与会的欧洲联盟代表团团长奥洛夫·斯科格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们对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先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先生的出席感到荣幸, 我谨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

我谨重申, 尼日尔致力于全面执行第2231 (2015) 号决议, 该决议于2015年核准了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第2231 (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九次报告中所载结论, 并呼吁会员国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履行各自所承担的义务。

毫无疑问, 《行动计划》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意愿, 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支持, 是打击核扩散的重要工具。有鉴于此, 必须维护该计划。正因如此,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 美国退出了该协议, 造成各种后果; 作为回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2019年5月8日以来采取一系列措施, 收回了其在《行动计划》框架内就核裁军所作的某些承诺。

有鉴于此, 我们敦促该协议各方严格执行协议在义务和权利方面所作的规定。习惯上讲, 依法订立的协议对其制定者来说形同法律。如果在执行《行动计划》的规定方面遇到困难, 应诉诸于该协议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

我国尼日尔认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无疑必须遵守该协议规定的义务, 尤其是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控制措施, 以消除任何扩散风险, 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 国际社会必须创造条件, 以便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展新型关系。

因此, 当务之急是, 按照秘书长的呼吁, 基于人道主义理由, 放松一切可能阻碍伊朗调动资源抗击当前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单方面经济措施。

若要真诚地执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波斯湾地区目前的局势蕴藏着怀疑和不信任的种子, 使得各国难以建立信任气氛。遗憾的是,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即将被吞并这一令人担忧的前景不容乐观。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 而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恰当时机, 那么整个区域可能因此陷入暴力循环, 其不可预见的后果可能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 从而加剧我们今天所关切的困难。

附件十二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的发言

我们欢迎秘书长参加今天的会议。我尤其欢迎扎里夫部长，他现在就在我们的视频会议现场。我本来还要欢迎国务卿参加会议，但他已经离会。我知道他的日程非常繁忙，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不愿听取安理会成员——至少是其中一些成员——的发言。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在他的发言中，我们——至少我本人——没有听到他提及一次“对话”或“合作”这两个词中的一个。

我谨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介绍秘书长关于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报告(S/2020/531)。我们也欢迎比利时常驻代表作为安全理事会协调人为执行该决议所做的贡献。我们由衷赞赏他努力维护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团结，并为此通过谈判达成一份协商一致的协调人报告，尽管该报告尚未得到核准。

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遵守“有约必守”原则、井然有序的多边主义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政策无视常识和其他国家的意见。我们一直极为关切地关注着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称之为“极限窒息政策”更合适。伊朗正在遭受来自各个方向的蓄意挤压。挤压的目的是实现政权更迭，或者造成一种伊朗根本无法呼吸的局面。这无异于将膝盖压在人的脖子上。

当前危机的责任在美国。两年前，它蓄意开始破坏2015年精心达至平衡、字斟句酌的协议，其中第2231(2015)号决议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一起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揽子协议。尽管安理会决议是国际法的一部分，所有会员国都必须执行，但美国正式退出了第2231(2015)号决议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规定的义务，关上大门，进行单边施压，重新实施甚至加强其对伊朗的制裁，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的宗旨背道而驰。此类行动取消了所有激励德黑兰遵守《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规定的措施。不过，伊朗仍继续履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规定的各项义务。除此之外，美国作为主要的协议违反方，一直在以单边制裁威胁执行第2231(2015)号决议的其他国家。我曾指出，执行该决议不是可做可不做之事，而是会员国的义务。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达成之路非常坎坷。每一方——首先是伊朗——都为达成这项字斟句酌的协议作出了让步。当时，整个世界都在称赞这一独特成就和制衡制度。对伊朗的临时武器禁运——武器限制——只是这项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引入武器禁运措施时，有一项明确无误的谅解，即只要伊朗遵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规定的义务，该措施就将于2020年10月18日到期。尽管美国持续威胁并制裁了两年，但伊朗还是履行了其承诺。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正在呼吁安全理事会行使权力，“展现统一的认识”，通过一项新的针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决议。在2020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20/451)中，我们详细解释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立场，此信已在安理会分发。我们绝不能接受企图通过安全理事会为美国设计的极限施压政策背书并使之合法化的做法。我们在此负有保护各国合法利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任务和责任。

美国提交的草案的逻辑是，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显然，最终目标是与伊朗为敌，迫使伊朗采取激进的报复行动，而这将招致安理会实施更多制裁。最终，我们得到的结果将是局势不可控的升级、一个稳定遭破坏的区域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持久影响。难道这就是我们所寻找的解决当前危机的“良方”？

把伊朗作为该地区正在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替罪羊似乎是一个容易的办法。但是，将事情简单化并得出容易但却可质疑和可商榷的结论——我认为，我们大家不幸对此已经习惯了——并不是解决该地区所面临问题的灵丹妙药。此外，这种简单化的办法不会使我们离问题的解决更近，而只会使问题复杂化。我们谨重申，没有任何法律或其他理由在安全理事会提出武器禁运问题。规定向伊朗转让武器和从伊朗转让武器须经审批的程序是作为临时措施制定的，从未设想或讨论过把这些程序延长到2020年10月18日之后的问题。鉴于这一切，认为有可能使安理会参与处理这个问题的想法至少说是幼稚的。

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布赖恩·胡克选择指责俄罗斯和中国在伊朗问题上走上了反乌托邦道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如此突发奇想，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反乌托邦究竟是什么意思。可能他最近读过乔治·奥威尔、雷·布拉德伯雷、阿尔多斯·赫胥黎的作品或一些俄罗斯反乌托邦作家的作品——顺便指出，我们有大量这样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词，那么我不得不说，俄罗斯采取的是反乌托邦立场，因为美国采取的是乌托邦立场。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说过，美国提出的关于延长对伊朗禁运的决议草案是一个乌托邦。它不会成功。它不是任何谈判的稳妥基础。

过去两年来，美国一直徒劳地试图向我们证明，伊朗一直在违反其在《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中作出的承诺。事实上，伊朗采取的唯一行动是为了表明它对美国的挑衅行为感到沮丧，但严格地说，就连这些行动也没有违反《全面行动计划》。

在这方面，我们谨对秘书长关于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九次报告深表失望。该报告显然未能达到此类文件理应达到的高度公正标准。安理会从未授权、包括应个别国家的邀请授权秘书处进行调查。实际上，安理会被蒙在鼓里，对秘书处的活动一无所知，相反，是有关方面向安理会提供了现成的判断。进行这些调查的小组既无认定责任归属的任务授权，也无进行起诉的任务授权。不过，今天安理会其他一些成员却使用了诸如“几乎肯定”或“极有可能”这样的措辞——好像我们审议的不是指控，而是既定事实。我们遗憾地看到，这些水平低下的视察使得该报告从头至尾缺乏证据。认定伊朗参与违反第2231(2015)号决议的活动的最终评估意见毫无根据、充满偏见。在这个动荡时期，很不幸，这项文件为紧张局势火上浇油，而不是为解决这些局势作出贡献。

在处理所审议的问题时，我们绝不可忘记大局。今天我们看到，波斯湾局势呈现螺旋式升级趋势，危及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损害为解决那里的冲突而作出的国际努力。我们认为，有一个可行的替代办法——一个会有助于在该地区各行为体之间建立信任并促进稳定、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全面战略解决办法。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反映该地区所有国家合理关切的真正包容性的安全架构。地区建立信任措施在这方面会有助益。我们提出的具有国际保障的

波斯湾安全架构构想仍然切合实际。俄罗斯还随时准备与我们的地区伙伴和有关各方合作, 以支持类似的倡议。

最后, 我谨强调, 俄罗斯充分致力于无条件履行第2231(2015)号决议和《全面行动计划》规定的义务。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尽一切努力维护《全面行动计划》。我们将继续寻求和鼓励以平衡考虑各方利益为核心、旨在找到折衷办法的对话。可以在各级政治沟通中采取这种措施。俄罗斯将与国际社会其他负责任的成员一道, 不遗余力地恢复对目前局势的控制。

附件十三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哈利玛·德雄的发言

我谨感谢迪卡洛副秘书长、斯科格大使以及德布伊茨沃夫大使以安全理事会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工作协调人的身份所作通报。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欢迎秘书长关于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九次报告。我们致力于充分执行该决议。我们大力支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这是全球核不扩散架构和多边外交的关键支柱。维护《全面行动计划》对于捍卫该地区 and 广大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我们对美国退出《全面行动计划》以及随后决定重新实施制裁和终止豁免深感遗憾。这些行动与第2231(2015)号决议和《全面行动计划》的要求和目标背道而驰，不会促进有利于国际合作的环境。我们鼓励美国重新加入该协议并解除所有制裁。疫情的到来使得要求解除制裁的呼吁现在变得更加紧急，因为制裁严重损害和阻碍旨在应对和缓解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努力。

我们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定不再履行其在《全面行动计划》中作出的若干涉核承诺也感到遗憾。我们注意到，伊朗已经表示，这些步骤是可逆的，伊朗是在美国退出该协议之后采取这些步骤的。我们敦促伊朗恢复充分遵守协议，全面履行义务。我们希望，尽管最近发表了声明，但伊朗仍将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任务授权，原子能机构正在努力确保和平利用核科学和技术。原子能机构为核查和监测遵守第2231(2015)号决议情况发挥的重要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肯定伊朗迄今与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我们鼓励在执行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和《附加议定书》方面给予进一步的合作。

我们欢迎就“贸易往来支持工具”取得进展。这些进展对于实现与伊朗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正常化至关重要。我们还注意到采购渠道的活动，这些活动必须保持运作和有效，以确保实际上与伊朗建立新的关系。

《全面行动计划》仍然是确保和平、全面、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在这方面，我们恳请各方充分履行该协议规定的义务。此外，我们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会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充分致力于对话和谈判，以解决目前的问题，并维护《全面行动计划》。

最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重申致力于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承诺。作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和平区的成员，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坚定致力于裁军，因为它与防扩散密不可分。

附件十四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杰里·马特基拉的发言

南非仍然欢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认为它是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来核不扩散领域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全面行动计划》仍然是开展全球合作，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挑战的一个例子。

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全面行动计划》的所有当事方和安理会成员坚持并执行第2231（2015）号决议，这对于安理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不要采取任何挑衅行为，因为这些挑衅行为可能会导致不遵守安理会的决议，而这会损害安理会在履行其核心任务时的信誉。因此，南非敦促伊朗充分履行《全面行动计划》规定的义务，使其继续有望取得成功。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退出了《全面行动计划》，并采取了单方面制裁措施。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其在这方面的立场，因为其行动破坏了先前达成的谅解。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它决定不延长对于《全面行动计划》框架内核不扩散项目的豁免。我们认为，该决定会在无意中影响伊朗充分执行《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规定的的能力。我们要指出，解除制裁，特别是对某些核相关材料的制裁，是《全面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

南非强调，只有彻底消除核武器才能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再使用核武器。我们提醒安理会，核裁军与核不扩散是相辅相成的进程。核裁军方面缺乏进展会在无意中影响到核不扩散方面取得的成就。

关于波斯湾的整体安全问题，南非与其他国家一道对该地区局势日益紧张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表示关切。南非敦促有关各方力行最大克制，避免局势失控。

最后，安理会必须采取步骤缓和局势，而不是让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或是支持区域有关方面采取此类动作。在这方面，安理会必须支持旨在恢复和平与稳定——不仅是海湾而且也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倡议。

因此，南非坚定不移地支持为解决该区域各方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作出努力，促进对话而非对抗，从而维护对于维持整体国际和平与安全必不可少的裁军和不扩散成果。

附件十五

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要感谢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奥洛夫·斯科格大使，比利时常驻代表兼安全理事会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工作协调人马克·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大使所作的详细通报。

我也要欢迎秘书长和迈克尔·蓬佩奥国务卿出席本次会议，并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与会。

突尼斯认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全球不扩散架构的重要补充，再次呼吁各方全面有效执行该协议和第2231(2015)号决议。

我们认为能够继续保障伊朗的无核武器国家地位对于中东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说，它所采取的所有不守约措施都是可以逆转的，它将继续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和核查。我们呼吁伊朗与原子能机构充分合作，继续自愿执行其《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直至其批准该议定书。

突尼斯注意到，在执行第2231(2015)号决议附件B的规定方面，特别是在涉及弹道导弹的活动方面，解释上仍然存在分歧。我们认为，这些规定旨在提高透明度并营造有利于全面执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气氛，我们敦促有关各方进行建设性对话，解决这些分歧。

同时，我们鼓励伊朗不要进行任何会加深不信任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活动，因为这种局势已经达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

在这方面，秘书长关于第2231(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最初报告(S/2020/531)中的结论，即2019年对沙特阿拉伯实施袭击时使用的巡航导弹和/或其部件来自伊朗，尤其让我们感到关切。我们再次谴责这些袭击，并呼吁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

最后，我谨回顾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会议，该会议于2019年11月举行了第一届会议，所有阿拉伯国家和伊朗都建设性地参加了会议。该会议系由大会设立，每年应在联合国总部开会——为此每年要花费掉所有会员国100多万美元——直到会议就建立中东无核区问题完成拟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为止。

尽管在促成决定召开会议的过程各方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但我们认为，会议可以成为有关国家就不扩散、裁军和区域安全的所有问题进行定期对话和建立信任，帮助大大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平台。因此，我们希望所有应邀方都能参加即将举行的会议。

附件十六

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邓廷贵的发言

我们谨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今天和我们一起开会。我们感谢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斯科格大使和贝克斯廷·德布伊茨沃夫大使的通报。我们欢迎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先生和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先生参加今天的会议。

最近数月,我们深感关切地看到,围绕《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 (2015)号决议执行的紧张与不信任继续在该地区增多。必须化解目前的局势,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愿强调以下几点意见。

首先,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第2231 (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九次报告(S/2020/531)。我们强调,第2231 (2015)号决议规定的限制与控制措施旨在推动对《全面行动计划》的全面遵守与执行。

其次,我们愿重申我们支持裁军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的一贯立场。我们还尊重国家按照国际法及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的权利。

第三,我们支持旨在依据国际法通过对话与谈判来解决各种问题的措施。因此,我们支持执行第2231 (2015)号决议,因为它的目的是推动对《全面行动计划》的遵守与执行。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对话与谈判,以解决分歧,充分执行第2231 (2015)号决议和《全面行动计划》。重要的是,各方要厉行克制,避免可加剧局势、破坏信任和导致紧张升级的行动。

最后,中东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本地区。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认真审议与第2231 (2015)号决议有关的所有问题。安理会成员应积极参加这些讨论,以便营造一个有利于各方在第2231 (2015)号决议和《全面行动计划》的执行中开展合作与对话的环境。我们大家也必须维护和平与稳定,坚持国际法,并且履行各项义务,以便人人享有安全和繁荣的世界。就越南而言,它愿意为该进程做出积极贡献。

附件十七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M·贾瓦德·扎里夫的发言

我谨在我发言的伊始，援引穆罕默德·摩萨台首相近69年前在安全理事会说过的话：

“安全理事会之设立是要大小国家济济一堂，依据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合作维持和平。除非大国尊重其所设立的原则，理事会就不能履行其伟大的任务”（S/PV.560，第10段和第11段）。

两年后，摩萨台首相在中央情报局策动的一场政变中被推翻。

如果安全理事会再次动摇，将导致多边主义事业和法治倒退一代人的时间。过去数年中，我们大家都看到美国恶毒的单边主义如何极力攻击国际合作和各种国际机构。同时，它努力采用美国国内法来取代国际法，这种做法直接破坏了全球的和平与安全。遗憾的是，自满促成并且鼓励了这种鲁莽。实际上，自满是我们今天在此聚首的根源。

2018年5月8日以来，伊朗和国际社会其它成员看到，作为第2231（2015）号决议的提案国，美国政府持续藐视该决议，同时试图强迫其它国家与美国一道，违反它自己提出的案文。更危险的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发生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惩罚守法的国家和公民，原因是它们不违反一项强调“推动和促进与伊朗发展正常的经济和贸易联系及合作”的安理会决议（第2231（2015）号决议，序言部分第13段）。

然而，没有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来批评美国政府，或者至少调查它的一再违犯之举。相反，安理会的一些欧洲成员国却在思考进一步削弱该决议和安理会，违反它们自身对《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承诺。

为掩盖这种情况，美国与其一些支持者一道向秘书处施压，以通过对第2231（2015）号决议的一种怪异解读，该解读已遭到《全面行动计划》三个参与方的反对¹，与安全理事会的明确声明即“达成《全面行动计划》表明安理会对这一问题的审议有重大转变”（同上，序言部分第7段）截然相反。

美国与其在也门战争罪中的同伙一道，在其现在臭名昭著的恐吓国际机构的活动方面甚至走得更远。²最近，它胁迫秘书处依赖为一己之私服务的指称，并且伪造文件，提出一项在其第2231（2015）号决议所授权任务范围之外

1 至少有三个全面行动计划联合委员会成员——即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联邦——一再对秘书处过去四年来这种错误解读《全面行动计划》的做法及其不可接受的态度表示反对。

2 2020年6月11日白宫“关于冻结国际刑事法院相关人士财产的行政命令”。可查阅：<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blocking-property-certain-persons-associated-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

的完全不专业的报告。³秘书处同时宣布沙特联盟没有在也门杀害儿童、虽然此举已明确记录在案，这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也是无法持续的。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对一个重要决策。我们是要继续遵守法治，还是要回到丛林法则，屈从一个无法无天的霸凌者的随心所欲？

我们有正当理由强烈反对安全理事会历来对伊朗的不公待遇，特别是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八年侵略期间和无谓的核危机过程中，但是，伊朗表现出诚意，如安全理事会有关核问题的各项决议所呼吁的那样参加了谈判，以达成外交解决。⁴经过13年的复杂谈判，2015年伊朗和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作为第2231（2015）号决议不可分割的附件。伊朗在该决议通过后立即明确表示了立场，并于最近再次重申该立场。与此同时，伊朗真诚地兑现了其各项承诺，并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多项报告的核实。

尽管多边外交取得这一重要成果，美国总统仍于2018年5月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行动计划》，并非法重新施加美国的所有制裁，构成对第2231（2015）号决议的严重违反。此前，美国持续发生多次严重不履行其《全面行动计划》义务的情况。必须指出，即使是上届美国政府也竭力争尽可能减少其根据《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取消制裁义务的积极影响。所有这些在我给全面行动计划联合委员会协调人和秘书长的多封信函中均有记载。不幸的是，《全面行动计划》的欧洲参与方对所有这些也视而不见。

继美国退出《全面行动计划》后，秘书长⁵、《全面行动计划》的剩余参与方⁶以及国际社会许多其它成员呼吁伊朗通过《全面行动计划》设立的机制来表达关切，使剩余的参与方能够采取行动，纠正这种非法的退出。《全面行动计划》的欧洲参与方要求伊朗等候数周，以使它们能够补偿我国因美国重新施加制裁而遭受的损失。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断然拒绝该报告（S/2020/531）所载的各项指控。从法律角度来看，此类调查必须合法、公平、尽职尽责，才能符合国际法的既定准则。秘书处所依据的证据——其实是指控——与既有国际法准则规定的标准不符。根据国际法院的意见，此类针对一个国家的极其严重的指控需要适当程度的确定性和一个不应留有合理怀疑余地的标准。（科孚海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诉阿尔巴尼亚，案情实质，《1949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7页）而且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加以证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2007年2月26日判决，第208段。）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为谋取私利而提出的各种未经证实的指控丝毫未体现出此种确定性和标准。

4 安全理事会第1696（2006）号决议，第3段；第1737（2006）号决议，第20段；第1747（2007）号决议，第9段；第1803（2008）号决议，序言；以及第1929（2010）决议，序言。

5 2018年5月8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声明”。可查阅：<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18-05-08/statement-secretary-general-joint-comprehensive-plan-action-jcpoa>

6 2018年5月8日高级代表/副主席费代丽卡·莫盖里尼罗马在罗马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核协议的声明所发表的讲话。

伊朗明确保留根据第2231 (2015)号决议附件A第26段⁷立即享有的权利⁸,同时我于2018年5月10日启动《全面行动计划》第36段规定的解决争议机制。⁹但是,出于善意,我们没有采用这种补救,为的是让《全面行动计划》的剩余参与方能够兑现其承诺。整整一年来,我们继续充分执行《全面行动计划》。我相信,安理会各成员都知道,连续15项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核实,伊朗充分履行了其《全面行动计划》承诺。¹⁰

不幸的是,法国、德国和联合王国(欧盟三国)对我国战略耐心的回应不是早该提出的欧洲战略自主主张,而是过度依从美国针对所有伊朗人的极限施压政策。

2018年11月6日,我根据《全面行动计划》第36段最后一次呼吁协调人和《全面行动计划》的其他参与方:

“美国现已全面恢复实施《全面行动计划》及其附件二中规定的所有制裁措施,而且如[前]所述,《全面行动计划》的其他参与方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大多数参与方实际上加入了对伊朗实施限制性措施的行列.....

“欧洲联盟/欧洲三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它们一再强调《全面行动计划》的安全和战略影响——应确保伊朗的正当利益,真正和切实履行它们在2018年7月6日和9月24日发言中作出的承诺¹¹,不要再拖延,否则伊朗将别无选择,只能恢复某种平衡,作为参与方所设想的在争端机制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的补救办法.....

-
- 7 《全面行动计划》第26段:“伊朗已经表示,如果再度采用或再度实施附件二规定的制裁,或实施新的核制裁,伊朗会将此视为全部或部分停止履行它根据《全面行动计划》作出的承诺的理由。
- 8 我在2018年5月10日给全面行动计划联合委员会协调员的信中指出,“伊朗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利——这也是《全面行动计划》和安全理事会第2231(2015)号决议规定所确认的,即采取适当行动应对美国不断做出的许多非法行为,尤其是退出协议和重新实施所有制裁。然而,正如鲁哈尼总统在2018年5月8日的电视讲话中宣布并在5月10日的政府声明中进一步阐述的那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在在未来几周内,经与《全面行动计划》其余参与方协商后决定下一步行动,以确定在一方违约后,能否以及如何由“欧盟/欧洲三国+2”履行先前由“欧盟/欧洲三国+3”对伊朗作出的集体承诺。在此期间,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伊朗酌情作出反应和保护其国家利益的权利,这一权利在《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中得到明确承认。
- 9 我于2018年5月10日给全面行动计划联合委员会协调员的信。
- 10 原子能机构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 S/2016/57(见2016年1月19日)、S/2016/250(见2016年3月15日)、S/2016/535(见2016年6月13日)、S/2016/808(见2016年9月22日)、S/2016/983(见2016年11月21日)、S/2017/234(见2017年3月20日)、S/2017/502(见2017年6月14日)、S/2017/777(见2017年9月13日)、S/2017/994(见2017年11月28日)、S/2018/205(见2018年3月8日)、S/2018/540(见2018年6月6日)、S/2018/835(见2018年9月12日)、S/2018/1048(见2018年11月26日)、S/2019/212(见2019年3月6日)、S/2019/496(见2019年6月14日)。
- 11 见2018年5月15日欧盟/欧洲三国和伊朗的声明,以及2018年7月6日和2018年9月24日全面行动计划部长级联合委员会的声明。

“鉴于[上述]情况,我正式呼吁召开另一次联合委员会部长级会议。”¹²

接下来的六个月也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全面行动计划》的欧洲参与方甚至懒得进行书面反驳。我国政府多次用尽争端解决机制,但毫无成效,这使得我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行使《全面行动计划》第26和36段规定的权利,采取补救行动,于2019年5月8日部分停止履行其承诺。尽管如此,我们的补救措施迄今没有影响原子能机构监测和核查我国的和平核计划,因此完全谈不上扩散风险。事实上,伊朗的和平核计划仍然受制于史上最强有力的核查制度。从2016年到2019年,原子能机构的所有全球可比视察中有92%以上是在伊朗进行的。¹³

甚至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最近于2020年6月5日发表的有争议的报告也指出:

“原子能机构继续核实伊朗根据其《保障监督协定》申报的核设施和通常使用核材料的设施外场所的已申报核材料未被转用。”¹⁴

话虽如此,原子能机构必须抵制有人想操纵其议程的外部压力。它门口一连串伪造文件的明确目标是永远扼杀《全面行动计划》,从而终止原子能机构对伊朗当前活动的有力监测。在没有扩散风险的情况下重提17年前的指控——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已于2015年调查并永久撤销了这些指控¹⁵——当然对原子能机构不利。美国政府恶意提出了双方商定与《全面行动计划》无关的问题,如伊朗的防御能力和地区政策,其少数盟友和客户鹦鹉学舌。¹⁶

在这方面,必须强调指出,《全面行动计划》中达成的协议完全承认我国与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欺骗安理会成员;我们双方都同意不处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不准备——甚至很可能没有能力——处理我国对其在我们邻国的大量武器销售和军事集结及其恶意行为和不断干预的严重关切¹⁷,这些做法使本地区沦为废墟。

12 我于2018年11月6日给联合委员会协调员并分发给《全面行动计划》所有其他参与国外长的信。

13 原子能机构“2019年保障监督执行报告”GOV/2020/9。

14 2020年6月5日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报告,“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231(2015)号决议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开展核查和监测”,GOV/2020/26。

15 GOV/2015/72,第9段:“还注意到澄清伊朗核计划以往和目前未决问题的路线图中的所有活动都按照商定的时间表得到了执行,并进一步注意到这结束了理事会对该项目的审议”。

16 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全面行动计划的重要参与方与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其他几个成员一道,正式拒绝了这一做法。例如,见S/2020/451和S/2020/517。

17 <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19/global-arms-trade-usa-increases-dominance-arms-flows-middle-east-surge-says-sipri>

美国对伊朗及其邻国进行了多次武装侵略¹⁸，在过去三十年里三次入侵我们的邻国¹⁹，通过破坏稳定的武器销售榨取我们地区的资源²⁰，有系统地支持恐怖分子²¹，并为也门境内的危害人类罪提供物质支持²²。地区各国人民已经受够了美国的恶意存在，并要求终止这种存在²³。在这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美国人也希望他们的军队回国，回到他们所属的地方。

就是这个政权荒谬地指责伊朗干涉自己地区的事务。当然，我们希望与所有邻国合作，建立一个强大的地区，阻止任何区域或全球大国出现霸权野心。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地区，这需要本土的政治和领土稳定，所有邻国都必须为这个强大的地区保持战略自制。正是为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提出了“霍尔木兹和平倡议”。我们可以做到，不用美国在离我国海岸约6000英里的地方进行干涉。

国际法院在其1971年关于“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中明确强调：

- 18 1953年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1980年4月24日对伊朗进行武装干预。1987年10月和1988年4月袭击伊朗石油平台，促使国际法院裁定，“美利坚合众国1987年10月19日(敏捷弓箭手行动)和1988年4月18日(螳螂行动)针对伊朗石油平台的行动无理由可构成旨在保护.....美利坚合众国根本安全利益的必要措施。”（国际法院，石油平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军行动。（哈里斯堡斯塔克波尔图书公司1992年出版的《美国海军史:1942-1991》，作者为Robert William Love。）1988年7月3日，伊朗航空公司655号客运航班被击落，造成290名平民死亡。多次入侵伊朗领空。2020年1月3日，卡西姆·苏莱马尼将军和一些伊拉克高级官员在伊拉克境内被恐怖分子谋杀。
- 19 1991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
- 20 <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19/global-arms-trade-usa-increases-dominance-arms-flows-middle-east-surge-says-sipri>
- 21 "伊黎伊斯兰国武库包括一些由美国政府购买的武器",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isis-weapons-arsenal-included-some-purchased-u-s-government-n829201> “伊黎伊斯兰国的武器可追溯到美国 and 沙特阿拉伯”，<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7/12/isis-weapons-traced-saudi-arabia-171214164431586.html>。
- 22 “联合国报告称美英法可能是也门境内潜在战争罪行的同谋”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un-report-says-us-britain-france-complicit-in-potential-war-crimes-in-yemen/2019/09/03/ad278cf6-ce48-11e9-9031-519885a08a86_story.html。“美国很可能是也门境内战争罪行的同谋。现在是追究美国责任的时候了”，<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9/oct/03/yemen-airstrikes-saudi-arabia-mbs-us>。
- 23 特朗普政府拒绝听从伊拉克的撤军要求”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east/iraq-asks-united-states-to-set-up-mechanism-for-troop-withdrawal/2020/01/10/794058ea-32f8-11ea-971b-43bec3ff9860_story.html。

“因此确立的一项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是，否认或不履行己方义务的一方不被视为保留其声称的源于某种关系的权利。”²⁴

美国已经在最高层²⁵正式明确退出《全面行动计划》并违反了《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规定的每一项义务，不能妄称其享有该决议授予的任何权利。其推动者也不能试图通过所谓的中间方案来挽回它的脸面。

第2231(2015)号决议所含的取消武器限制的时间表是来之不易的妥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使《全面行动计划》的参与方能够最终就《全面行动计划》和第2231(2015)号决议的整体方案达成一致。该决议明确敦促“按照《全面行动计划》中规定的时间表全面执行该计划”（第1段）。因此，任何改变或修改商定时间表的企图都等同于整体破坏第2231(2015)号决议²⁶。安理会绝不能允许一个国家滥用这一进程。

正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在2019年5月8日给《全面行动计划》其他参与方的信中所称，安全理事会的任何新制裁都违背对伊朗人民的基本承诺。就像已经通知《全面行动计划》其他参与方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选择将是坚定的。美国 and 任何可能协助或默许其非法行为的实体将承担全部责任。

美国非法单方面退出《全面行动计划》并恢复制裁²⁷，即须根据第2231(2015)号决议、《联合国宪章》和适用的国际法承担责任。美国还无视国际法院的裁决²⁸。

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早就应该追究美国政府对其不法行为所产生后果的责任，包括其怀带恶意，企图对伊朗全国发动经济恐怖主义、蓄意剥夺

24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1971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91段。

25 2018年5月8日白宫“总统备忘录：停止美国参与《全面行动计划》并采取更多行动遏制伊朗的邪恶影响，杜绝其获取核武器的一切途径”。

26 在第2231（2015）号决议第1段中，安全理事会“赞同《全面行动计划》，敦促按照《全面行动计划》中规定的时间表全面执行该计划”。

27 我在最近的信中作为附件提交给安理会的美国所实施的制裁清单（S/2020/380，附件）。

28 <https://www.icj-cij.org/files/case-related/175/175-20181003-ORD-01-00-EN.pdf>

我国的食物和药品²⁹以及对我国经济和生活水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³⁰。美国必须充分赔偿其对伊朗人民造成的所有骇人损失，造成这些损失无非是为了讨好国内选民和扩充个人权力。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在言行上表明我们渴望也更愿意进行建设性接触，但我们的安全、稳定或繁荣并不依赖于其他国家。我们已经学会自力更生。因此，美国施压40多年，无论是妖魔化还是战争、制裁还是恐怖主义，包括暗杀本地区反恐英雄卡西姆·苏莱马尼将军的怯懦做法，都未能使伊朗人屈服，也未能影响我国人民的决策考量。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借用1951年摩萨台首相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

“安理会决不漠视我们所提意见在法律上的力量。安理会不是一个法律机关，而从根本上是负有最高政治职责的政治机关。因此，我说……无论外国政府或国际机关都不能胁迫我们，安理会自能明白此意义” (S/PV.560, 第117和119段)。

-
- 29 迈克尔·蓬佩奥在2018年11月7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频道的Hadi Nili采访时称：“领导层必须做出一个决定，让本国人民有饭吃”。可查阅：<https://www.state.gov/interview-with-hadi-nili-of-bbc-persian/>。另外，“蓬佩奥还声称，伊朗必须听美国的，‘如果他们想让本国人民有饭吃’”，《新闻周刊》，2018年11月9日
- 30 白宫，特朗普总统和日本首相安倍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我们正在对伊朗实施制裁，以前没有哪个国家——坦率地说，包括朝鲜——见识过这样的制裁。”可查阅：<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ime-minister-abe-japan-joint-press-conference-2/>。此外，布莱恩·胡克在“关于保护世界免受伊朗核计划威胁的简报”中声称：“由于我们的压力，伊朗领导人正面临一个决定：要么与我们谈判，要么应付经济崩溃。”2020年5月12日可查阅：<https://www.state.gov/brief-with-special-representative-for-Iran-and-adviser-to-secretary-Brian-hook-and-assistant-secretary-secretary-for-international-security-and-non-proliferation-dr-Christopher-a-Ford-o/>。此外，2019年12月12日，布赖恩·胡克在对外关系理事会谈及伊朗经济时指出：“伊朗石油出口减少了200多万桶/日，导致其石油收入下降80%以上。这相当于每年损失300多亿美元……我们的制裁也限制了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投资，这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出口减少带来的收入损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今年伊朗经济可能至少萎缩9.5%。这将是30多年来最大的单年跌幅。一些分析师预计，伊朗经济甚至可能会以高达12%至14%的更大幅度萎缩。这将使经济处于萧条的边缘”。可查阅：<https://www.state.gov/special-representative-brian-hooks-economic-speech-at-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